



多元语境的抑扬顿挫

【文/冷梅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出生于上海，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，如今常驻纽约的青年作曲家杜韵，斩获了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，成为74年以来首次获此殊荣的亚裔女性作曲家。她还被美国国家电台评选为“一百位世界最具影响的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作曲家”。

普利策音乐奖肯定了她在歌剧《天使之骨》的原创性和先锋性。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颂歌到电子乐，甚至到喧闹的噪音，都被杜韵用到了作品中，编织出不同元素交织的复杂曲风。《天使之骨》讲述了一对夫妇在后院捡到一对受伤的天使，他们将天使的翅膀剪掉后囚禁起来渔利，也让“人口贩卖”这个社会话题被再次放置于聚光灯之下。而紧接着8月份，她会在上剧场和赖声川一起带来一部酷炫的音乐剧《点心侠》，大玩即兴和跨界。这位上海走出去的音乐鬼才，一反我们对作曲家的刻板印象，推崇呈现载体的多元混搭，把一个作曲家对社会的思考，甚至对世界生态的反思引入作品，对话当下。

多元当代语境

Q：你在音乐上的跨界呈现很多，如何看待音乐混搭？

A：在音乐的呈现方式上，有蒙古长调，有歌剧，也会有爵士、电子乐、噪音……看起来元素很多，但对我来讲，这不算跨界。所谓的跨界，应该是把科学、建筑、文化连接到一起，真正不同领域的对接，才能叫做跨界。就像我也会和中国戏曲进行对话，只是语境素材上的多元而已。我觉得这还不算混搭，只是状态就是当下的那个状态。

Q：在即将和赖声川导演合作的音乐剧《点心侠》里，这种状态又是怎样呈现的？

A：故事是有个中国的点心侠，同时它又非常的世界化。这个状态就是2019年的中国文化故事。这个中国文化，肯定不是

1930年的背景，也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背景，而是当代的文化语境。现在，不论在上海，还是在纽约，音乐和文化背景都是全球性的，也是所谓的扁平化。我的意愿是要做一个贼酷的原创音乐剧。孩子们一定要有酷的音乐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大人更有直接的喜好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这部剧中，从咱们中国的快板到街舞的变化，从民谣到民风的衔接，以及蓝调和劳动号子的幻变，NeoSoul，surf和dubstep曲风的混搭，然后又嵌着一大段巴尔干风格的Rockabilly。最后具体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什么是酷，我说不上来，但酷肯定不是讲大道理。总之，在无限奇妙的可探性之外，有自己的风格就会很酷。

Q：在你身上用“多元”这个词非常贴切，你如何理解多元？

A：不管什么背景，什么音乐表达方式，最终所依托的根本都是情感。我觉得情感，并不是emotion，而应该是human connection，有点像人类心理层面的联接。



思想才是潮流之境

Q：今年4月，你来上海参加了一个名为“上海种子”的艺术展，也有多种艺术呈现方式的混搭？

A：当时的主题展叫“上海种子”，是对100年以后上海未来的展望——上海2116，参与者有艺术家、科学家、建筑师，也有音乐家。作为受邀的跨界表演者，我从小又是在上海长大，我用沪剧和爵士的形式，去探讨这些年来上海方言的变化。沪剧在当年，跟爵士一样，也是舶来品。它们对我来讲，都是能够代表上海文化的两种状态。我探访了一些人，让他们想象100年之后，会对所爱的人说些什么？我还和建筑师一起，对声音记录做了混搭。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包罗万象，音乐的形态也是包罗万象的。

Q：那你自己想象中100年之后的上海什么样？

A：对于我们人来讲，那时还会遇到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，只要有人在，所有情感纠葛还是一样的。情感的错综复杂性还是一样的，可能情感的处理方式或者呈现的媒介会有所变化。只是对我来讲，这种媒介其实很次要，就像微信、支付宝等社交平台、交易平台的出现，有了它们之后，也没觉得生活有多便捷，在发明出来之前，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。

Q：你上大学的时候离开上海，现在20年之后回到上海，觉得这座城市有变化吗？

A：我觉得上海1920年的时候就很洋气，很多新颖的事物。我们常常会问：什么是最潮流的？其实思想才是最潮流的，而不是年轻就代表潮流。上海这些年，一直处于这种思想潮流的状态之下。所以你问我，上海究竟有多大的变化？有呀，变化是很大，城市交通网络、高楼大厦甚至生活方式，但是从本质上说，上海一直处于思想的潮流尖端，这些年从来没有变过。